

金護花閣主人藏

新華春夢記

上海泰東圖書局印行

大英雄
出師
討國賊
小百姓
合象
嘆人樣



賣元宵
小夥計
還瘟
打先鋒
大將軍
應棧



抹粉塗脂當場獻
 酬花言巧語屈膝承歡



選女官
大皇帝
維新
辭宮闈
雨太妃
懷舊



新華春夢記目次

第七卷

- | | | |
|--------|----------|----------|
| ▲第六十一回 | 一夕話轟動周媽媽 | 廿番洋惑住李嫂嫂 |
| ▲第六十二回 | 老周媽潑撒母豬瘋 | 刁柳氏怒翻王婆舌 |
| ▲第六十三回 | 選女官大皇帝維新 | 辭宮闕兩太妃懷舊 |
| ▲第六十四回 | 草離離斜陽葬白骨 | 春漠漠芳卉戀紅情 |
| ▲第六十五回 | 趨風頭姑小姐邀寵 | 拍馬屁表老爺倒楣 |
| ▲第六十六回 | 抹粉塗脂當場獻醜 | 花言巧語屈膝承歡 |
| ▲第六十七回 | 蛇影弓杯鴛鴦燕叱 | 風狂雨驟石破天驚 |
| ▲第六十八回 | 番菜館總理強尋歡 | 編輯部工役惡作劇 |
| ▲第六十九回 | 賣報紙小弟兄白忙 | 查賬目大總理掃興 |

▲第七十回 求表兄代弟謀生活 痛時事愛國入樊籠

新華春夢記

淮南張海漚批
譙北楊塵因著
長沙張冥飛評

第六十一回 一席話轟動周媽媽 廿番洋迷着李嫂嫂

如此說來
尊夫人太
可任外交
總長了
孝敬先生
者當效此
法所謂特
別優待也
能以尊夫
人孝敬老
夫子誰說
你是歹意

話說陳毓華忽聽李克端說他內人或可有幾分辦得到的話兒越發不明白他的語意但是他出語特奇又不好冒昧詢問半晌纔淡笑了兩笑比時李克端誤解了陳毓華談笑的用意忙搶着接說道老親兄我向來最不愛吹牛肚子的拙荆雖然愚蠢如這些交際上的事兒我自問實在不及他陳毓華聽了這幾句話越發要噴笑出來便冷冷的說道尊夫人辦事周密我是早已欽仰的竟能在老夫子左右辦交涉這一副手段越發文明啦李克端聽着便將臉色沉下來道我乃是一番好意你怎麼開起頑笑來呀陳毓華道你說求老夫子的事兒尊夫人可以辦得到的李克端聽說默想了片刻不由得撲嗤一聲自己也好笑起來當時漲得兩頰通紅忙搶着說道這怪我自

大可實行
何必說開
顏笑

這亦是特
開一道黑
漆衙門歲
入必可觀
也

原來是給
乾丈母拉
皮條

儼然似
個內閣總
理

俗謂瞎子
見錢眼開
聽李克端
當然樂得
不知怎樣
是好

己的活兒莫說白清。我今實對你說了罷。老夫子身旁用得有一個周媽。你可曉得麼。陳毓華想了一想道。我在北京也曾聽着別人說過。聽說此人辦事狠乖巧。在老夫子左右。狠能討好的。李克端道。那都是名士風流。游夏不敢贊一辭。不過他在老夫子耳朶邊。狠能夠說話。尋常有人求老夫子什麼。輓聯。喜對。或是祭文。墓誌等類。若過老夫子不高興的時節。就托出人來。在周媽手下。花使些兒小費。有求必應。我看這樁事。兒若想如願。非請他轉圜不可。但是請他調停。又非我家賤內不可。因為賤內也曾結拜給他做乾女兒的。陳毓華笑道。好呀。這樣說來。我就放心了。若照您前番說的話。兒真教我無詞回答。長話不如短說。既有這個好機會。總算得你。我弟兄們走官運。全推大臣。就請尊夫人充任一切細事。尊夫人可以自由作主。將來令乾岳母的酬勞。自不必說。就是尊夫人大功告成。也得要分酬些兒辛苦費的。李克端聽說。還要酬贈他老婆的辛苦費。喜得嚙唇皮兒都合不攏來。佯作推辭道。大家都是熱心愛國。盡這些須兒義務。算得什麼。不過將來你在萬歲身傍。提拔我幾句。倘能混得一個侍讀學士。免得死後碑碣上鐫的是例贈登仕郎。我就感恩不盡了。陳毓華便將腰兒一挺。連忙伸出。

說得真好
聽不知說
時其周身
間膚可發
麻否
先說盡義
務後說討
封贈可兒
其說義務
者正是移
求名利之
媒
自己想做
學士夫人
可充任女
官當然不
願做此老
學究也
八字未見
一撇九字
未見一鈎
居然請起
客來
樓名如意
不知所談
意否

大。拇。指。兒。拍。着。胸。脯。說。道。這。椿。事。包。在。我。的。身。上。將。來。宮。裏。女。官。制。欽。定。之。後。尊。夫。人。
我。還。可。以。介。紹。進。宮。充。女。官。咧。李。克。端。越。發。歡。喜。得。非。常。這。時。那。許。多。小。學。生。都。聯。羣。
結。隊。來。上。學。李。克。端。那。裏。還。有。心。思。去。與。他。們。打。擾。忙。將。手。兒。一。揮。道。老。師。今。天。要。辦。
國。家。大。事。放。學。……放。學。衆。學。生。也。都。喜。出。望。外。慌。慌。張。張。將。書。包。捲。起。來。向。着。師。位。
上。拱。了。一。拱。紛。紛。散。去。比。時。陳。毓。華。抬。頭。向。門。外。一。看。見。雨。點。兒。業。已。住。了。雲。撥。天。青。
現。出。一。片。曦。光。漸。漸。兒。西。沉。下。去。便。站。起。身。道。學。生。都。放。罷。了。學。天。也。住。了。雨。點。兒。咱。
們。何。妨。尋。找。一。個。小。館。子。聚。一。聚。呢。李。克。端。笑。道。也。好。說。時。也。站。起。身。兒。道。請。兄。少。待。
片。刻。陳。毓。華。一。個。是。字。還。未。答。應。出。來。他。已。三。步。兩。步。笑。嘻。嘻。奔。向。後。堂。去。了。耽。擱。許。
久。纔。見。他。披。了。一。件。對。襟。單。馬。褂。出。堂。手。裏。捏。着。一。個。白。紙。包。兒。約。有。一。寸。來。長。復。又。
將。一。副。玳。瑁。框。的。大。眼。鏡。架。起。一。手。夾。陳。毓。華。道。請。請。二。人。同。出。大。門。走。不。多。遠。尋。找。
了。一。個。酒。樓。名。兒。叫。做。如。意。樓。於。是。陳。毓。華。夾。着。登。樓。李。克。端。遲。遲。不。進。道。咱。們。不。請。
外。客。何。妨。找。一。個。小。些。的。館。兒。陳。毓。華。心。裏。早。明。白。他。的。用。意。忙。笑。着。說。道。這。算。得。什。
麼。咧。咱。們。哥。兒。倆。多。年。不。見。應。當。要。開。懷。暢。飲。一。番。我。今。請。你。上。這。個。小。酒。樓。已。是。不。

大約白紙包裏銅鈔帶得不多不要他化錢自然放着兒放扁飽食

這是乞的先牛饌也

難道是使鬼不靈麼

恐怕未必

寫戲小子入神入妙

恭敬了復又伸手央道請請不必客氣罷李克端聽他說我今請你四個字纔把心兒略定一定登樓入座這一場狂餐大嚼李克端真好似長板坡上的趙子龍左手持盃右手執箸鬧得十分驍勇飛觴舞箸之間將他畢生的精力全行掣出來直比歐戰德意志的先鋒隊還精銳些李克端總算過了一個大肥年二人高談闊論無非在他老夫子身上打主意直談到晚間八點鐘纔散東道主自然是陳毓華做了李克端捏着一個白紙包兒原封而來原封而返真要得十分得意事隔一日陳毓華在自己寓所裏待專李克端的佳音誰知欵候了半天杳然不見候得實在不耐煩只好再專誠拜謁信步走到李克端門首見他的大門重掩着再凝神細聽他那書堂裏面寂然無聲不似前次書聲朗朗嘈雜得吵人心裏就有些詫異暗忖道難道他也去做說客麼猜疑不定轉想道我既到此總得進去看一看便將門兒推開跨進庭院探首一看原來學堂裏空空的沒有一個學生只見書僮毛和尚撲在師座上打盹陳毓華對他喊了兩聲也不見他答應順手在他頸頸上刮了兩下嚇得毛和尚抱着桌上的墨水壺跑跑陳毓華一把捉住他的膀兒道我問你的話你家先生往那裏去了毛和尚聽他詢

多半是傷食

只飽餐一頓而大瀉

此所謂加

利本還可

見書默子

命苦一餐

之福尚不

能消受也

是報凶歎

抑報喜歎

不說師生

而說先生

妙說得亦

妙說得亦

問先生便站定腳根。將墨水壺兒放下。揉了一揉眼皮。許久。纔向陳毓華望了兩眼道。我家先生麼。他病了。陳毓華道。胡說。前天咱倆還在一處吃館子。怎麼病得這快呢。毛和尚道。聽說就是吃什麼館子病的。昨夜上大燒大熱了一夜。足足拉了有十二三次。臭氣真薰得死人。說着。兩雙小眼皮兒。又將合攏來。陳毓華復問道。可請醫生調治麼。毛和尚將眉頭一皺道。你這先生真討厭人家。一夜還沒曾合眼。你還在這裏囉唆說罷。將一張小嘴巴兒。一撇向桌旁。那張竹椅兒。倒去。復把嘴巴噴了幾噴。埋頭仍入睡。鄉陳毓華也不好再去吵他。只得轉身回到寓所。捺着性兒。再等待幾天。一日。陳毓華又去探問李克端的病。還未走到李克端門首。遠遠看一個禿頭小孩子。直撲前來。陳毓華便站住腳根。定睛一看。原來毛和尚笑迎上前。嘴巴角上掛着許多涎涎。笑道。你這位先生。怎麼許多天不到我家來。我家師娘幾乎把嘴唇皮兒念破了。陳毓華一聽這番話。又說得稀奇。轉自忖過。想必是那樁事兒辦妥了。復問道。你先生的病。可好麼。毛和尚道。先生的病。是早已好了。說時。掉轉身兒。走兩步。跳一步。搶着奔了回去。稟報他的先生。待陳毓華纔跨進大門。李克端業已笑嘻嘻的迎候門首。二人相見。陳

恐怕不是
 衛生乃是
 威政主義
 罷
 何妨再拖
 累幾次李
 克端必定
 不辭
 想是安慈
 紅第二
 一生榮幸
 敗關是不
 能落於人
 後的
 你着急爲
 的什麼
 薦得有越
 總算是不
 了定錢
 想是被錢
 味兒吸定
 了

毓華問了病況。李克端笑道：「這也是怪我，一不小心，我尋常素食是衛生慣的。那天一時不慎，就大瀉，而特瀉起來，算不得什麼大病。第二天也就好了。」陳毓華笑道：「這真是我拖累你的。」二人又謙遜了一番，纔入室分坐。茶過一巡，李克端笑問陳毓華道：「那椿事兒很有幾分希望。賤內這番却很熱心的。」陳毓華忙拱了兩拱手道：「費心，費心。我已電報督子午，詒兩先生托他在萬歲御前特與賢伉儷請功了。將來一定是特頒重獎的。」李克端又笑着謝道：「這都在老親兄的口角春風。」陳毓華忙道：「彼此彼此。但是令乾岳母可以幾時回信，咧？這並非兄弟性急，實在出京的日子很久了。各省國民代表已紛紛進京，一俟國事解決之後，就得要用這篇文章。再遲恐怕不濟事，豈不枉費一場心血麼？」李克端連連點頭道：「這個自然。這個自然。我也是很着急的。」二人又胡亂扯了幾句閒話。陳毓華復站起道：「前次累你病了一天，我也不好再請小聚了。便從懷裏掏出一個皮夾兒，順手拿了兩張十元的中國銀行錢幣，遞給李克端道：「我也不便請尊夫人這些兒小費，請尊夫人代勞應酬。令乾岳母罷事成之後，還得大大酬勞的。」李克端見陳毓華掏皮夾兒的時候，眼珠兒早望着陳毓華的手，這有些兒發直。迨後聽陳

因區區二
十塊洋錢
演出許多
醜態金錢
之魔力甚
矣故作艱
之應這正
是拉皮條
也的老斷
輪
二三十元
不能如何
呢金如受
逼必可如
願遂求不
過金錢上
大堆假耳
先生少所
見也請願
何常不可
作罷又作
勸進可作
常不可作
追悼以作

毓華給他二十元作應酬酒水之資那裏捨得說不要兩個字一時喜得心癢難撓兩
眼覷定那錢票兒嘴巴裏只管說道這：這：這：這：這又何必呢嘴裏雖如此說着那
兩張錢票業已捻在手裏了暫且休提再說李克端自那日與陳毓華小聚之後便將
運動周媽求王闖運做文的話兒與他妻子柳氏商量了一天柳氏初聽了這番話沒
有什麼趣味便把眉頭一皺道哎呀這椿事倒有些兒爲難呢前我天還聽媽媽說過
老頭子自從北京回來精神大壞不情願給人做文章就是勉強去逼他也不是三十
元二十元可能辦得到的大約求他做詩或者能够便宜些李克端發急道你真是不
懂得什麼賀新房可以用得着催粧詩弔死人可以用得着追悼詩這勸進皇帝登大
寶那能說做詩勸進咧柳氏將腦袋搖着道很不容易我曾聽說西街上董財主家花
了一百塊大洋錢請他做一篇什麼壽文害得媽媽與他鬧了兩三夜他纔做了五六
百字給人陳家伯伯他能出得起這大價錢麼若叫我白賣乾女兒的臉子我是不幹
的李克端道他特特來給皇帝辦事一二百塊洋錢總能拿得出來我聽他的口氣很
大還說事成之後不但重重酬勞老乾媽還要酬謝你我兩人他說已密保我做官還

事甫發端
即送自己
留地位畢
竟柳氏強
子權奴
這倒算盤
打得却不
錯
開口真不
大倒底是
酸娘子的
眼光討人
的憐可憐
可憐可憐
得了不義
之財自然
要向木偶
爺送去

這是銀子
關心

要保你進宮去做女官。咧這等便宜事兒。咱倆何妨去試試。就是不成。咱們也不虧。本柳氏想這話說得。却不錯。復又說道。做官。我沒有那好的命運。事成之後。我不要他謝。我別的。只要他謝我一件竹布褂兒。一副銀手鐲。就夠了。李克端忙道。這一定做得到。的你趕快去辦罷。柳氏見他丈夫並不費力。一口承應下來。喜出望外。好像他丈夫點了腦袋。就如鐵板注腳的一般。轉又想到自己身上。出嫁了九年。沒曾見過一件新布褂兒。如今既有新竹布褂兒。又添了一副銀手鐲。真是生平夢想不到的大財運。如何不歡喜得心坎裏直跳。咧次日一早。忙著梳洗停妥。那家中洒掃的事兒。一概不提。首先買了一股香。一對小蠟燭。三串元寶。一張紙碼。奔到財神廟。燒了一柱清香。彷彿這一筆財氣。是財神菩薩拖了來的。早飯過後。纔忙著到他乾媽家裏去。有頭無尾的說了一遍。周媽本來是一個粗婆子。那懂得什麼勸進什麼請願呢。加着柳氏傳話。拖一句。掛一句。說得不甚完全。反將他的乾媽說得糊裏糊塗。不明白。是一樁什麼事。最後聽說酬勞他的銀子。周媽纔說道。了頭你說的話兒。我一句都聽不明白。您暫且回去。待我到您家裏再詢問您的漢子罷。柳氏奉了他乾媽之命。回來向李克端一一說。

倒見未會
沾惹還乾
淨些否則
又要臭不
可當了
怪不得老
名士愛他

排調却擺
得十足

怕要出發
娘子軍來
威迫你的

這也是高
興足了

了。李克端笑道：你真是一個木頭人兒。這幾句話都說不明白。虧您嫁了我九年，難道一絲兒文氣都未曾沾染着嗎？說說笑笑，又過一宵。次日午後，周媽果然打扮得如籠霜殘菊似的一路扭了來。這日李克端也就借病爲辭，放了一天學，特地陪着他。乾丈母辦那求文的交涉，翻來覆去，三人嘮叨了半天，纔把周媽說明白了。當時周媽嚀巴裏啣着一根三尺來長的旱烟袋，只管閉着眼珠兒，叭個不住，默想了許久。方搖着腦袋道：這樁事兒都真有些難心。老實對您兩說罷。這姓陳的他業已到我家裏跑過幾次了。這樁事兒，老頭子很不情願做的。我也不懂得是什麼緣故。只聽着他一個人咕囔說：什麼我要主張復辟，他拚命反對，還要辦我的罪名。如今他也想做皇帝，求我的文章給他裝門面。我再也不做這傻瓜了。哼，銀錢我老王是莫看見過的麼？他常常總說這番話。我因爲事不甘己，也就莫去問他。如今看起來，他說的話兒與這樁事很有些章扯。果然如此，我看這一筆橫財是很容易發的。李克端夫婦一團高興，被他說得就如落在水盆裏一般。各自低垂腦袋，掀起嘴巴，不作一語。又久，周媽問道：你看他的意思可能謝得多少錢呢？李克端道：這話我還沒問實。他看他的來意，很慇懃口氣。

若非竹布
掛兒銀手
纔能如此
熱心

儼然自稱
我家老頭
子真不要
臉

我也是如
此代你想

會撒子也
會灌米湯

財神菩薩
的臉兒真
不小

這是最要
緊的事宜
乎急問

也扯得很不小大約比較尋常的事是要特別加重的柳氏從旁搶說道好媽媽請你老人家發些兒慈悲好歹給他碰一碰罷在女兒看起來皇帝不皇帝有什麼要緊咧周媽笑道我何嘗不是這般想咧但是我家老頭子的怪脾氣悠倆不知道麼少有些兒不願意就將閻王老子抬出來嚇他他也不怕的不過這樁事兒……既有這大的好處白白空放了過去未免太可惜啦李克端連忙接說道乾娘說得一些兒都不錯我也是因為有這些兒好處纔敢請你老人家勞心不然就是皇帝親自來求我也是不理會的周媽被他乾女堵說得怦怦心動不覺得財神菩薩在他腦壳裏打了一個筋斗絞得周媽自己也捉拿不定主意直着眼珠兒只管默發癡許久把旱烟袋頭兒一敲道我就是這個主意看這一筆財氣分上說不但碰一碰去復問柳氏道姑娘您也落得敲他幾個貼補貼補纔是柳氏聽說微微的笑了兩笑還未及開口李克端忙搶說道乾老太太你家乾大小姐他摠算得碰着財神爺了周媽頓時詫異便把兩眼圓睜向柳氏急問道事兒還沒有動手去辦乖乖好了頭難道您打了我的偏手麼柳氏見他乾媽來言不善連忙分辨道媽媽呀你老人家莫要聽他放些什麼